

岁月深处有母爱



□董国宾

月亮来了，大地安静下来，忐忑的童心却不能平静。多少个夜晚，我常常咬碎月光，把一次次怨恨抛向母亲。

额头上的那块疤，就是蹒跚学步时烙下的。大姐说，我摔倒在了门框上，流了好多血，多可怕啊！那挥抹不去的伤痕，永远是一个伤心的记号。我抱怨母亲只顾在院子里忙活计，我可是母亲的心头肉呀，怎么就不好好照看我呢？

伤心的事永远说不完。上学了，我多想打扮一下自己，穿一件新衣服，是我梦寐以求的事，可母亲从不舍得给我买。哪怕一副新手套，也会让我高兴得泪花盈盈，这只能在日思夜想的期待中化为泡影。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，母亲总把他们替换下来的旧衣服套在我身上。裤子长了，就卷两折。鞋子大了，就塞团棉花。肥大的衣褂，风一吹能鼓起一个大包来。音乐老师走进课堂，是我最高兴的事，可上体育课却一点也乐不起来。我不能跑，不能跳，只恨那身儿不合身的旧衣服。

在幼小的印象中，母亲是铁了心不肯花一分钱给我。最让我忘不掉的是，那次放學回家，我向母亲要钱去理发，母亲眼一瞪，吓得我后退三步，接着裁衣的剪刀娴熟地在我头上“咔嚓咔嚓”响起来。我被母亲用这种方式剪成了光头，狗啃似的。同学们嘲笑我，连老师也“扑哧”笑出声来，羞得我躲在舅舅家，一个星期没去上学校。

对母亲的抱怨由来已久，接连不断的一些事，便滑向了怨恨的深潭。母亲从不过问我的学习，相反对大哥和大姐、二姐却关怀备至。从母亲和邻家大伯一次偶然的谈话中，我终于窥到了母亲隐藏的心迹。母亲说，大哥和两个姐姐聪明好学，想全力供他们上大学。我干嘛，干脆留在家里种地算啦。我是在里屋听到这番话的，尚小的我，固然不会感知未来是个什么样，只觉得一股怨恨水一样漫上来。

母亲让我拼命去干活，不管酷暑还是严冬，总是用同一种威严要求我。牧场、打谷场、田间地头，总少不了我单薄的身影。这倒也罢，挺直腰杆做一个庄稼汉，也能撑起一片天，但总忘不了那次赶牛车险翻深壑，惊悚人心的那一刻。还有一次，我家的母猪下崽了，生怕母猪夜间压死幼崽，母亲在猪圈里睡了两个通宵后有事去了舅舅家，就严厉地让我去值班。那几夜啊，惊恐和熏天的气味联袂向我袭来，猪患安然无恙，我却病倒了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难道在母亲心里我还不如一个猪崽吗？我对母亲的看法，已不仅是反感和抱怨了。

大哥和两个姐姐相继考上了大学，全家人欢天喜地，唯独

我郁闷不快。母亲让我在家种地，我却拉开了弓与她对峙。18岁那年我当兵去了边疆，十几年就只回了一次家，还是父亲病重的时候。那些年，谁也不知道我心有多狠，就是不想见母亲。

转业了，我在家乡的一座城市安了家。那年中秋节，全家人难得团聚在了一起，母亲自然老了很多，但照例摆出一副威严的面孔。没想到，这次母亲却把峻冷的目光抛向了大哥和两个姐姐，声音依旧响亮：“小宾转业了，打算买套两居室的住房，我看不行，要买就买大套的，还要装饰得好一点。这过日子嘛，就得像模像样，你们当哥哥和姐姐的就看着办吧。”

我和老婆孩子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新房，凝视着雅致的天花板，对母亲所有的怨恨顷刻间化解在了新房淡淡的清香里。回眸一抹抹人生旅痕，我在想，哪个母亲不爱儿女，只是这种母爱隐藏在了岁月的深处！

夫妻

□夏群

刚订婚那会儿，我们就像一对慵懒的小白蟹，趴在时光的海滩上，贪婪地享受着拥有阳光和彼此，除此以外的时间，觉得都是挥霍浪费。

时间缓进，我们的感情急速升温，而这一切，母亲功不可没。

他当时工作的单位离他的家较远，往常他都是在单位食堂就餐，自己洗衣。母亲比我想象中更喜欢他，除了邀请他每天来吃午饭以外，甚至让他把换洗的衣服带至我家，母亲亲手给他洗。

有一次我撇着嘴问母亲：怎么对他比对我还好呢？

母亲露出特有的温柔：对你好和对你好不是一样的吗？

我不屑地说：切，哪儿一样！

内心的羞涩和喜悦却已经泛滥成灾，哦，原来我们已经是一个整体了。

母亲是极爱干净的一个人，洗衣服很仔细，浅色和深色从来不会混在一起洗，上衣和裤子也分开，我们姐弟的衣服也不会和她的放在一起洗。

洗他的衣服，母亲也会单独浸泡，单独清洗，甚至为了让他那些白色的衬衫更为出色洁白，会不辞辛苦，行走至一公里外的泉潭洗衣服。

有一天，母亲外出有事，浣衣的事情落到了我的手中。

原本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，然而，因为有他的衣服，更因为他就站在我的身边，亲眼看着我洗衣服，这让我局促不安。

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慌乱地把所有的衣服扔在一个盆里，然后又恍然大悟地把他的衣服挑拣出来。

突然犯难了，我们的衣服能一起洗吗？衣服虽然是不言不语不分男女的布，可是我为什么感到一阵羞愧，仿佛犯了大罪，让它们授受不亲。

他见我把衣服挑出来，疑惑地问：怎么了？

没什么。我说。然后又把他的衣服扔进盆里。

心里却叹：唉！倒真的像有了肌肤之亲。

遂又觉得自己可笑至极，这种无中生有的想象和这些衣衫裙裾有什么关系。

最终还是浸泡在了一起，未分我他，心中却小鹿乱撞，没有镜子，不然我想看看自己的脸是不是比那天的云霞还要灿烂。

我带着他一起去泉潭洗衣，周遭无人，除了风声鸟鸣以及洗衣声，还有我们彼此的心跳声。

他大抵是故意想看我慌张而娇羞的样子，所以一直离我很近，害得我那次洗衣的经历如同奔赴战场，自始至终都紧张而慌乱。

前天早晨，他在卫生间洗漱，我在洗衣机拿已经洗好的衣服。衣服被洗衣机搅得全部纠缠在了一起，我一件件地抖落，剩下最后两件——我的裙子和他的裤子。裙子的带子藤蔓一样绕在他的裤腿上一道又一道，我低着头耐心地解。

思绪电光火石般地回到十年前，抬头看看镜中的自己，并未发现从前没有看见的红晕，心中也没有小鹿乱撞的感觉，有的只是从容与一分微微的感动。

他又疑惑地问：怎么了？

看着他一无所知的表情，我突然明白，这就是夫妻的感觉。

那些陪你走过光阴的人

□黄颖

最近网上流行起“晒光阴”活动，就是相同的人，相同的场景前后不同的照片对比。点开国外“晒光阴”网站，你发现，一对父子，姿势、衣服、身后的房子、手拿的足球都一样。可是多年之后，那个被父亲牵着手的孩子旁边那个高大的父亲却成了矮小的“糟老头”。

卡车里的四个孩子，卡车旁边帅气的老爸，如今，孩子都已长成帅哥和美女，可那个帅哥老爸如今却已成了大腹便便的大爷。

图片里相同的人，相同的姿势，不同的却是照片里的人容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样的变化不禁令人感叹“时间都去哪儿了”？

依稀记得小时候不爱吃饭，母亲总得一手拿着碗，一手抱着我到处走动，趁我玩得高兴时赶紧喂上一口，一顿饭下来，母亲也已经汗涔涔。前两个月，一不小心右手摔骨折了，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。吃饭时，母亲见我不方便，说她喂我。我却不好意思了，也不愿麻烦母亲，多番推辞说是用左手也行的。母亲佯怒，“你从小就是我喂大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你妈也还没七老八十的，累不着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硬朗着呢。”其实母亲华发已染

白双鬓，身体也大不如从前，可是在儿女面前她们依然希望是我们坚实的港湾。

亲情，他们陪我们走过成长的光阴。

闺蜜从遥远的海滨城市打来电话，“妮子，你老公对你好不好啊，不好的话记得给我打电话啊，到时看我不修理修理他。”这是我与初中时最好朋友煲电话粥的开场白，如今我们没能生活在同一城市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坚固的友谊。每个人在青春期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友情来得比亲情更加重要。因为那时的我们固执地认为家人都不理解我们，而只有面对朋友的时候才能让我们说出心里话。

友情陪我们走过单薄敏感的青春。

老公在得知我手骨折之后赶紧从外地赶回了家，虽然他经常要出差，不能常陪伴在我和儿子身边。但每天一个电话雷打不动，回家来有什么家务活也是抢着做。朋友约他喝酒，他也是能拒绝就拒绝。对我说，和朋友聚会也是应该的。可他却说，“和你们母子呆一块才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”是啊，还有什么比和相爱的人呆在一起更快乐呢？我有点煽情的对老公说，“希望我们能相扶相伴一直走到白发苍苍，再也走不动了，到时我们再一起坐着轮椅看夕阳。”



爱情陪我们走过一生的光阴。

生命里漫长的光阴里，那些陪你走过开心、痛苦、快乐、失败、成功的人是否依然在身

边呢？当我们感叹光阴的无情时，其实是否也明白光阴里的恩赐，恩赐那些陪我们走过无尽岁月的人！时间流逝在漫长的光阴里，那些陪你走过的人，一定是爱你和你爱的人。

